

来自科学界的最新报道

探索神秘宇宙

陈世嘉 编

异域觅踪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异域觅踪

陈世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余其敏

封面设计: 梁 伟

技术设计: 逸 尘

异域觅踪

陈世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锦祝印务所印刷

开本 1168×850mm 1/32 印张 7 字数 140 千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4284-1/C·300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天地初开，环球混沌。人类自有文明伊始，便伴随着一个个神奇的故事，生发出一串串怪异的“天问”……直至进入 20 世纪，这些个神奇的故事、怪异的“天问”，非但没有减少，反倒有如滚雪球之势而环环相扣，与日俱增。

当然，现存的这些故事、这些“天问”的绝大部分，是在历经数千年的社会进步、科学发展之后，是在人类社会演进到前所未有的高级阶段之后提出来的，是在一种呈螺旋上升状的历史活动中提出来的；因而便愈觉耀眼夺目，愈觉花团锦簇，愈加使人心跳，愈加催人进取……

本书荟萃的便正是这些令人不可思议而又极富意义的故事与“天问”；又由于国人对域内文化多已耳熟能详，所以本书的采撷对象主要放在域外，放在本世纪内（不过，也不排斥本世纪以前乃至远古时代便已遗存却至今还难解释且影响至今的部分）。

这些故事，涉及人、事、物三大部类，看似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却记载得有鼻子有眼的，令人不得不相信，至少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吧？

这些个“天问”，摒弃了“人类中心论”、“地球中心论”而另辟蹊径，试图为发生在人类内部及周围的荒诞离奇的故事、神秘怪异的现象寻求答案，作出解释——虽则有惊世骇俗之状、闭门造车之嫌，却不乏理性思辨的色彩、科学进取的精神。而这一点，则无

疑最关紧要、最值得重视与倡导。本书的要义也正在乎此。

此外，对于怪人怪事所牵扯到的人类自身道德是非或人性善恶变异等问题，也在行文间予以客观的剖析与冷峻的评判，以期促使人类继续高举科学的旗帜，高张文明的风帆，高扬探索的锋芒，高吹进取的号角，昂首挺胸地告别 20 世纪，意气风发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编者
于 1998 年 2 月

目 录

外星人入侵美利坚	(1)
海上悬案	(7)
热带雨林中的纳粹城市	(13)
鬼使神差	(18)
幽灵潜艇	(24)
八百年不倒的比萨斜塔	(28)
怪人拉斯浦丁	(33)
寻找“马来之虎宝藏”	(39)
巧克力勇士	(44)
落在日本的三颗原子弹	(51)
魂断蓝桥	(56)
“第一架飞机”之争	(62)
象人悲情	(67)
奇人梅辛	(73)
潜艇闹鬼	(79)
光脚踩火不痛	(84)
“新梦露”之死	(88)
纳粹德国与原子弹	(94)
绑架蒙娜丽莎	(99)
灵魂出窍	(105)
匹马单枪盗走两千万	(109)

集体发疯	(114)
隆美尔藏宝	(120)
长堤女尸案	(125)
荷姆法师	(130)
“小人国”的缩头术	(136)
神秘的基德之宝	(140)
占星作媒	(144)
蹊跷的人体自燃	(150)
瓦罐庙会	(155)
无妄之灾	(159)
追踪琥珀屋	(165)
好色歌王	(169)
破译飞碟	(175)
通古斯大爆炸	(180)
印加黄金的下落	(185)
通灵者骗术	(190)
奇妙的换头术	(196)
愚人节里的英雄救美	(201)

外星人入侵美利坚

1986年12月，美国最先进的内华达空防监视系统设在西部、南部的雷达站同时传来可怕的消息：追踪到一个神秘的飞行物。它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采取复杂的Z字形飞行路线，经上层大气层闯入美利坚的领空！而该地区并未设正常航线，也没有收到任何国家越境飞行的申请，显然这是一次突发事件，入侵者动机不明！刹那间报警灯闪出刺目的红光，北美空防司令部一阵骚乱，足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程序自动开启，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各兵种作战人员立即各就各位，防空导弹、战略导弹，几乎在同一瞬间瞄向了目标……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下令全线出击的时候，出现了一桩令所有军官都啼笑皆非的怪事，那个幻影似的飞行器好像和美国人开玩笑一样，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荧光屏上消失了。第二天早晨，里根总统的办公室有人送来了一份简报，这份报告以精炼的词句概述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从技术上分析，飞行物绝非导弹、飞机，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稀里糊涂就把人类拖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之中。经过慎重考虑，里根总统签发了一项命令，除现有防务机构外，增设一个 UFO 工作小组，负责搜集情报，提出鉴别不明飞行物的可行方案，务必排除它对整个防卫体系的干扰。

一天，五角大楼内戒备森严的心脏区域，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会议室内，正在召开一次绝密级别的会议。圆桌旁就坐的都是当今情报界头面人物：三位空军准将，一位陆军少校，十几位中央情报局和防务情报局高级科学家。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哈罗德·E·菲力普斯少校主管放映电影和幻灯片。UFO 工作小组成员全体到齐了。本次会议由菲力普斯主持，讨论“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 UFO 案例”。列入议题的大都是光天化日之下现形、全城百姓作证的特例。其中有一件是发生在威斯康星州伊尔伍德。菲力普斯建议由 CIA 派一个行动小组前往调查，结果遭到 CIA 代表的反对，理由是美国法律规定军事情报机构不得参与民事活动。经过一阵激烈的争论，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两位 CIA 官员打着 NASA 工程师的旗号，赴该地查明真相。

其实，早在 1950 年，就已经有人著书立说提到“飞碟”这个字眼了。那是一位退休的海军特种兵少校查理斯·林登伯格麾下的副官，他在自己写的《真有飞碟》一书中，第一次吹响了向政府挑战的冲锋号。在书中，他孤身一人公开指责政府掩盖飞碟活动的真相。因为他从事过多年的情报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机密文件，其中的内容大多是警告空军警惕来自其他星球的飞碟骚扰地球。但是，政府始终不敢向公众承认上述事实，担心引起社会上的普遍恐

慌。

尽管如此，有关飞碟的各种猜测、传说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流传着：

据资料显示，早在1942年，美国最高当局便已获悉了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报警始于1942年2月25日，那天夜里，在3时12分至4时15分之间，美军第37防空队向一些神秘飞机开火。美国飞机一下子放了1430发炮弹。据称，参与这一行动的神秘飞机约有15架，其时速不定，一会儿飞得极慢，每小时仅360公里，飞行高度也不高，约为3000米至6000米。这些神秘飞机没有投下一枚炸弹，也没有撒下一张传单。在这场夜战中双方均无伤亡损失。

从此以后，这些神秘的不明飞行物便不断在世界各地的上空出现。与此同时，也传出了这些地区目击者对飞碟着陆的报告。这些神秘飞机要么跟踪军用飞机，要么莅临机场上空，要么劫持地球上的人类……于是乎，在西方出现了一股目击FUO的热潮。直到1991年秋，研究报告人霍华德·希拉姆在其著作《地球之外》一书中首次披露美国UFO工作小组研究内幕，才让人们真正体会到了不明飞行物存在的分量。

1952年7月26日，华盛顿国际机场雷达控制系统的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了八个发光点。控制人员奇怪了，是技术上犯了错误吗？不是。是雷达接收到了假反射信号吗？也不是。因为附近一个军事基地的雷达网也出现了这种现象。雷达监测到的飞行物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前进，不一会儿，它们的时速竟然达到了每小时10500公里，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一情况，立即引来美国的反应。很快一群歼击机便离开跑道，冲入蓝天……意想不到的，此时那些飞行物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地面雷达系统又接收到反射信号、歼击机再次腾空追击时，飞行物再次遁形，不知去向了。当时正在天空飞行的民航航班机驾驶员报告说，他们看到一些受歼击机追逐的“光束”从他们身

旁掠过。1952年，这类事件又连续发生过多起，引来美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大谈不明飞行物。

在华盛顿国际机场发出警报的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政府便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专家委员会。到1953年1月，该委员会得出结论，把飞碟解释为一种自然现象。其实，在这个委员会背后操纵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当时的美国新闻舆论界，正蔓延滋长着一股“飞碟热”，为了安定民心，特工部门便出面干预，要专家们将此事件解释为“自然现象”。而且，空军部副部长还发出指示，要求尽可能削减对飞碟的奇特活动的观察。两家私人观察机构随即也遭到查封。艾森豪威尔总统更是亲自出马，希望能最后了结报界提出的所有问题。他说：“飞碟只存在于那些声称亲眼见过飞碟者的想像之中。”

然而，就在美国政府极力否认飞碟存在的时候，社会舆论、各种谣传却像决堤的洪水无法阻挡。有一位专事艺术品修复的工匠杀死了两只猴子刮去毛，再涂上绿颜色，然后召来一大群新闻界人士，郑重其事地宣称：我杀死了两个外星人！立即舆论一片哗然。只是在24小时后，人们戳穿了他的谎言，但从此便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直到现在，人们谈论和想像的外星人还是“绿色的小矮人”。

另有一个名叫亚当斯基的年轻人，在公众面前信誓旦旦地宣称，他遇见了从飞碟上走下来的外星人。亚当斯基甚至还发表了回忆性文章，题为《历史性的会见》，并且出示了所谓“见证人”的照片。不久，他的文章乃至他本人，遭到了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揭露和指责，说那些照片是假造的，它上面的飞碟是用婴儿奶瓶上的橡皮奶嘴作的模型，而飞碟群降落的场面，原来是用三个切开了的乒乓球串在一起拍摄成的。另外还有一幅与“飞碟”有关的照片，经过调查认定，这张一个飞碟正划空面来的照片是有人将404汽车的车轮罩抛向天空，在它“从天而降”的一瞬间抓拍下的镜头。

于是，人们迷惑了，对于是否真有天外来客茫然了……然而，UFO的历史存在，经过研究，又似乎并非虚构。这种真伪掺半的复杂情况，搅得科学家们也产生了厌倦情绪。

1953年，人们想通过一个科学的“报告”，来公开地平息飞碟的争论和传说。然而，到1954年，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飞碟现象。直到1963年，美国空军部队军事顾问海尼克便发出呼吁，要求对飞碟进行一次真正科学的调查和考察。1966年，这位军事顾问又在极为严肃的国际刊物《科学杂志》上作此呼吁。在这段时间里，飞碟仿佛在故意嘲弄那些争吵不休的科学家们，它们继续在我们的空中不停地游弋。

同年8月27日，北达科他洲际导弹战略基地的一位高级指挥官被突然发生的情况惊呆了：刹那间，他的基地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这个基地有三套安全系统保持它和外部的通讯联络，可是现在统统都失灵了。原来是这个战略基地的雷达测到了在海拔200米高空有一个飞碟在活动。飞碟突然以巨大的速度升空，当它飞到27公里高度时，雷达失去了它的踪迹，基地的一切通讯联络又立即恢复了正常。

对于这一外来的侵人，美军方要求对飞碟做深入的调查。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了一个由物理学家爱德华·康登主持的科学家小组，任务是查明飞碟的来龙去脉，然后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康登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心理学家……一共有60多位研究人员从事了此项调查活动。

但是，康登委员会也似乎并未摆脱某种控制，在它长达1000页的《康登报告》中断然否定了飞碟的存在，有几位科学家拒绝在报告上签字而被解雇。报告公布后，国内外舆论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人们在谈到“UFO”、“不明飞行”物或“飞碟”时，意见总是模棱两可，对它的认识，一是认为，它是一种尚未查明的飞行物体，可能是一种大气现象，可能是某种奇特的武器，也可能是一种

由地球之外的其他文明制造出的飞行物体；二是认为，它也许就是外星来客。人们不知道它们究竟来自于地球之外的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到地球来又是为了什么？

1967年3月，古巴地面雷达站探测到一个古怪的球状金属飞行器侵入领空，空防司令部立即下令派两架战机起飞拦截。米格战机升空后发现，飞行器似乎拥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魔力，根本无法靠近目标。司令部再次命令战机开火击落入侵者，就在战机发动进攻的一瞬间，却碎片满天横飞，莫名其妙地解体了。与此同时，另一架战机的扬声器中传出驾驶员极度痛苦和恐怖的惨叫声，随后一切复归沉寂，再没有听到他们的下落。

.....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一再否定飞碟的存在，并扣押了上百份 UFO 文件，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相信飞碟的存在，并且认为那就是外星人对地球的造访，这其中还包括许多的科学家。

至今，有没有外星人依然是个谜。它或许是幻觉、自然现象，或许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另一种人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聪明的人类会揭开这个世纪之谜。

海上悬案

1909年7月20日早晨，金色的阳光普照南印度洋。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港，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蓝锚公司的新轮船“瓦洛塔号”正鸣响汽笛，催促人们上船远航。可是，一名身穿鲜红衣衫的15岁女中学生麦瑟娜却抓住岸边的扶索，嚎啕大哭，拼死不肯上船。她的父母只好连拖带拖地把她强行拽上甲板……前来为小姑娘送行的同学们都不好意思地看着这一幕，个个神色黯伤地向她挥手道别。

A dream saved ONE passenger THE LINER THAT VANISHED

LONDON waited anxiously in 1909 for news of the 9,000-ton liner Waratah. But none came: none has ever come. To this day no one knows for certain the fate of the ship or the reason for her disappearance. That in itself is strange enough. But stranger still is the fact that a man drowned she had capsized in a storm before it was known that anything had happened to her.

Theories there have been in dozens to explain what happened ther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s that she sailed from Durban in South Africa at 3 a.m. on July 26, 1909. But only one thing is really certain—the ship arrived at her destination, Capetown. From first reports her course is obscure in those days. The ship was seen after she left Durban. On the morning of July 27, for instance, she was sighted. Another ship, the Glen Mabin, and the vessel's passengers brought information in Marseilles that the Waratah had sailed ahead of the other ship. Another ship, the Glen Mabin, was seen in Marseilles.

And as the Waratah was seen in Marseilles, she was also seen in Durban over the horizon the day after she sailed. And the ship was seen in Durban.

Later the same day the Glen Mabin encountered a strong gale and high sea, followed by a hurricane which abated on July 28.

The officers of the Glen Mabin were the last people to see the Waratah, although the Union-Castle steamer Gordon reported that at 2:31 p.m. on July 27, about 80 miles from Durban, she saw an unidentified vessel on the horizon about five miles away.

The officer of the watch could not make out the first signal that was sent, but clearly read the letters "W. A. H."—the Waratah. The ship was then on her way for Capetown and was showing no distress signal.

★
Then, on August 16, the steamer Glen Mabin passed a ship.



The Waratah—a distinctive ship.

JOHN ROBBINS
tells another of

**THE WORLD'S
STRANGEST STORIES**

but he had an even more distinctive ship. He seemed to see the Waratah—a distinctive ship with one funnel and a high superstructure—ploughing her way through heavy seas. As he watched, the ship was swept over the bow and sank on to its stern. From the "phantom" vessel was seen that a most probable accident happened to the ship—she had no one on board.

The strange story is told to last, concluded that the ship had been seen with all hands.



原来就是昨天，麦瑟娜告诉同学，说她前晚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梦见“瓦洛塔号”突然沉没，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葬身大海。所以，她实在不愿意自己以及自己的父母去做这一次旅行。

同麦瑟娜一样有着同样预感的乘客还有澳大利亚某公司的高级职员克劳德·索耶。7月23日晚间，在“瓦洛塔号”临近非洲海岸途中，索耶先生做了一场噩梦。他后来向法庭调查委员会这样陈述这场噩梦：

“我看到一把长剑，上面鲜血淋漓，由一名穿得花里胡哨的奇怪男子拿着，恶狠狠地向我扑来……这个场面，我一个晚上梦见三次。”索耶还介绍说，他因为做了这个梦，自觉不妙，第二天，当“瓦洛塔号”停泊在南非德班港时，他便走下甲板，等待下一班开往伦敦的航船。他因为是大人，可以自主地决定去留。可怜小女孩麦瑟娜却不能。

7月26日早晨6时正，“瓦洛塔号”在德班又装载了50名乘客，连同在澳大利亚装载的161名（不连在德班下船的索耶先生）总共211名乘客，又启锚西行了。这天晚上，在德班某旅馆等待下班客船的索耶先生又做了一个梦。他后来说：“我看见那艘船处于惊涛骇浪中。一排汹涌的巨浪滚滚扑来，击中船侧，船突然向右倒覆，慢慢消失在浪涛中。”

当时，索耶先生曾到英国蓝锚公司驻德班办事处，郑重其事地将他两夜梦见“瓦洛塔号”遭遇不测的事告诉给他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当时也一本正经地听取他的倾诉，并装模作样地做着记录。可是待他走后，却都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可是，不幸却似乎被索耶先生（还有麦瑟娜——这个被父母强行拽上船的小姑娘）言中了，以后，“瓦洛塔号”便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消失在茫茫大海中，至今音讯渺无。

据说最后一次看见“瓦洛塔号”的是同属蓝锚公司的“克连·麦克殷泰尔号”。后者因系旧轮，且马力不及新船“瓦洛塔号”，所以虽然比“瓦洛塔号”早出发（也是从阿德莱德出发）几天，却终

在距离南非开普敦不远处被“瓦洛塔号”超出。两船相逢这天，是7月27日上午。他们互用电报道了问候，然后，“瓦洛塔号”又鸣着长笛继续愉快地往前赶。

以后“麦克殷泰尔号”上的水手们回忆说，当“瓦洛塔号”消失在他们的视野外时，它航行得既快又轻松，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而在这一天夜里，“麦克殷泰尔号”却遭遇到一阵强风和大浪，接着又是一阵飓风，到7月29日才停止。一个月后，“麦克殷泰尔号”才老牛拉破车般地挨到伦敦提尔贝里码头，这时，蓝锚公司的业务调度顺便地提到“瓦洛塔号”嘀咕说：他们也该回伦敦了。“麦克殷泰尔号”的船长不禁大为惊诧，脱口说：“他们半个月前便在开普敦超过我们了呀！”

于是，蓝锚公司方知事情不好，赶忙派出“塞本号”迎着“瓦洛塔号”来的方向一路搜寻。塞本号也是一艘新轮，船虽小，却很轻灵，他们一直开到开普敦，开到好望角，都未见“瓦洛塔号”。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派出战舰“色文号”赶赴南非海面搜寻；因为瓦洛塔号上还有澳大利亚赴英的100名公民啊！

两艘船以好望角为中心，在印度洋、大西洋的海面上方圆15000海里的范围内足足搜寻了三个月，不仅未发现“瓦洛塔号”，即连可以证明是该船的漂浮物的东西也没有。

“瓦洛塔号”果真便无半点踪迹吗？须知那上而还有活生生的211条人命啊！这期间，也是从澳洲返回的“托腾罕号”的水手向调查法庭回忆说，8月20日，他们在离开开普敦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时，在海面上发现了一具小女孩的尸体，身上穿着红衣服。然后，又有更多的尸体飘浮过来。二副约翰·戴斯透过望远镜，看到一具宛若尸体的漂浮物上栖着一只信天翁。这一区域里，还发现许多鲨鱼在围剿着一些尸体。

当时，“托腾罕号”没有停下来打捞尸体，“因为船东们会不高兴；再说已进入鲨鱼区，不能拿满船旅客的生命押赌去救死人呀！”

“托腾罕号”水手们的证词使调查法庭大惊失色，因为这似可